

# 第 1 章

二十六歲的蘇甯亞，一身香奈兒秋冬新款套裝，黑白相間合身長袖上衣，搭白色綵黑邊窄裙，肩掛一只細銀鍊黑色晚宴包，一六五的身高，加上腳下踩著三寸高跟鞋，更凸顯她高 窈窕的身段。

她本就美麗細緻的五官畫著濃妝，上午才去了一趟高級髮廊，一頭酒紅色長髮呈現自然捲度，豔麗模樣可比女星。

她搭飛機從臺北抵達花蓮，戴著 GUCCI 墨鏡步出機場，揚手招攬一部計程車，坐上後座，她向司機報出一個地址。

「小姐，那裡有點遠喔！妳看起來好像明星，臺北來的齁？怎麼想去那種偏僻的地方？」司機大叔好奇問道。

「找人。」蘇甯亞伸出做了指甲彩繪的食指，輕推一下鼻梁上的墨鏡，淡淡說道。

對於司機熱情的話家常，她沒心情多加回應。

為了這一趟行程，她掙扎許久，雖然看似一身自信風采，但其實一路上她的心情都很忐忑。

她一方面期待見到大半年不見的他，一方面又很擔心他看到她會是什麼反應。

他應該還在生她的氣吧？

只不過她都表現誠意親自來找他，而且是帶著好消息來的，他應該不會不歡迎才是。

蘇甯亞的右手手肘輕靠著車窗，望著窗外逐漸遠離市區、進入人車漸少的鄉村景色，暗自輕嘆了一口氣。

都怪她一時說錯話，才將他逼離父親的醫院，害他回到偏僻的家鄉，屈就於一間地區性小醫院，即使沒看過那間醫院的規模，她也清楚那絕非天才高傲如他能久待之地。

原以為他是一時負氣，很快會再返回臺北，不料他離開後，竟跟她父親完全斷了聯繫。

她幾度想主動聯絡，可是每次拿起手機，點開他的號碼，又猶豫不決，最後還是從未撥出過。

道歉果然需要時機，既然第一時間被他拒絕，錯過了最佳時機，她便失去勇氣，也難以再拉下臉。

一轉眼，大半年過去了，這段期間，她對他愈來愈想念，只好一再從旁打探他的近況。

她也不是沒想過直接來找他，可是始終沒有適當理由，直到近日，聽父親主動提及希望請他重返亞安醫院，她這才鼓起勇氣向父親開口，讓她去找他談談。

計程車行駛在鮮少有人車的產業道路大約四十分鐘了，窗外仍是悠閒靜謐的農田景致，然而車內的蘇甯亞心情還是難以平靜，隨著目的地愈來愈接近，她也愈來愈緊張。

忽地，喀隆一聲，車子頓了一下，緊接著便熄火了。

蘇甯亞的身子向前傾了一下，表情也顯得有些驚訝。

「小姐，歹勢，我下車檢查一下。」司機重新發動車子卻沒反應，只好下車檢查。

她待在車內，望向窗外的自然風景，試圖讓心情平靜下來。

不一會兒，她更感心浮氣躁，由於車子熄火沒冷氣，此刻也無法降下車窗，她只好推開車門下車。

蘇甯亞原以為車外至少有舒爽清涼的風，不料迎面而來的是一陣陣夾雜著暑氣的熱風。

現在都十一月了，且已經將近下午四點，這裡的太陽還這麼大，比臺北還熱！

「車子能動嗎？」她用手朝臉搧了搧，走近車頭，詢問彎身檢查引擎的司機。

「小姐，歹勢啦！可能動不了。妳要不要打電話叫其他的車？只是等下一部計程車來接應可能要半小時，還是妳願意用走的？其實不太遠，大概十多分鐘就能走到。」司機抓抓短髮，一臉抱歉的道。這條往山坡而去的產業道路，平常不會有計程車經過，若要叫車也得從市區來，必須等一段時間。

蘇甯亞一聽，秀眉一蹙，要在這種像夏天的天氣枯等那麼久，她可受不了，且她怕曬太陽，還有，她雖然喜歡逛街，但平時並不喜歡走路。

司機逕自又道：「從這條路一直往前走，看到不遠處那棵茄苳樹左轉，會看到一條微微上坡的路，差不多走五百公尺後右轉，再走一小段路，就能看到夏家牧場了。」

她掙扎了一會兒，希望能早一點見到他，最後決定步行。

她付完車資，踩著高跟鞋，步伐從容優雅地朝前方而去。

道路兩旁金黃色稻田綿延，遠處翠綠山巒環繞，藍天白雲襯托自然純淨美景，可是她完全沒有心思欣賞。

十分鐘前，蘇甯亞從茄苳樹轉到這條更狹窄的產業道路，又步行十分鐘有餘，還沒看到下一個轉彎處，不禁沒好氣的抱怨道：「騙人，說什麼走十幾分鐘就會到，到底還有多遠啊？熱死了！」她早已香汗淋漓，臉上的妝都花了。

她看見路旁一顆大石頭，也沒心思計較乾淨與否、坐在路邊有損形象，走到腳痛的她，直接一屁股坐下。

蘇甯亞望著前方感覺沒盡頭的蜿蜒小路，兩道細眉皺得更緊了，喃喃碎唸，「到底還要走多遠？早知道剛才就在那邊等車，現在都能坐上有冷氣的車了。」

她實在不想再走路，打開晚宴包，拿出手機打算聯絡車行盡快派車來這鳥不生蛋的地方，忽地，波、波、波的聲響傳來，她抬頭看去，就見一輛鐵牛車正緩緩駛來。

生平沒搭過便車的她，衝動的站起身，朝來車揮揮手，比個手勢。

半晌，車速約十多公里的鐵牛車在她面前停下。

「小賊，什麼素？」年約六旬、皮膚黝黑的阿伯操著臺灣國語問道，邊朝穿著時尚的她打量著，納悶她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裡。

「伯伯，能不能讓我搭個便車？我要去夏家牧場，我搭的計程車拋錨了。」生平幾乎沒拜託過人的蘇甯亞，此刻宛如在沙漠發現綠洲，把握脫離苦海的唯一希望，好言央求道。

「夏家牧場啊，離這裡不遠，我就載妳一段路吧。」阿伯欣然答應。

由於鐵牛車只有一人座，她只能屈就在後方載貨貨斗，然而一上車她就後悔了，車上堆放著幾包有機肥料，不斷散發著濃濃的臭味。

「那個是雞糞，很好的有機肥料，種菜、種水果都會大豐收。」阿伯呵呵笑道。

蘇甯亞一聽到雞糞這兩個字，立即面露驚恐嫌棄，忙往後移開一步，正要跟阿伯說她要下車時，車子已經向前行駛了。

車子一前進，迎來一陣風，臭氣更直接的竄進口鼻，她連忙用手捂住，表情難看到了極點。

她蹲下身，小心翼翼的閃過肥料，往駕駛座靠近，道：「阿伯，我還是下車用走的好。」

只不過她的聲音被引擎聲淹沒，阿伯完全沒聽到。

蘇甯亞試著再叫喚一次，阿伯還是沒理會她，在波、波、波的引擎聲中，阿伯自在的哼哼唱唱不知名的歌。

她臉上頓時三條線，既然無法立刻離開，她只能盡可能的往後退，離那幾包臭死人的雞糞肥遠一點。

她蹲靠在鐵牛車貨斗最後方，一手捉著低矮的貨斗鐵板，一手掩著口鼻。

即使車速不快，卻迎來陣陣的風，蘇甯亞的一頭長髮隨風飛舞，她改用一手捉著飛散的長髮，另一手繼續捂著口鼻，緊閉著眼，宛如置身煉獄，她不禁在心裡哀嘆，她怎麼會讓自己變得這麼淒慘窘迫？

不多久，鐵牛車終於停了下來。

「到了嗎？」她連忙張開眼睛問道。

「小賊，我上山是走這邊的路，夏家牧場從右邊過去，我就繞兩分鐘的路先載妳到夏家牧場。」阿伯向她說明。

「那個……不用麻煩了，我在這裡下車就可以了。」蘇甯亞說完，站起身急要下車。

「嘛要緊啦！才繞一點點路而已。」阿伯以為她客氣，熱心的要送她到目的地。

「真的不用了，再兩分鐘車程就能到齁？我用走的當運動。謝謝你。」她仍執意要下車。

再與雞糞肥多相處半分鐘她都難以忍受，而且她也不想被他看到她是坐載雞糞肥的鐵牛車到夏家牧場，實在太丟臉了。

「速喔，那好吧。」阿伯也不再堅持，讓她下了車。

即使搭便車初體驗非常糟糕，蘇甯亞仍向熱心幫忙的阿伯再次微笑道謝。

她見鐵牛車朝前方爬坡而去，拍拍衣服上的灰塵，順了順打結的波浪長髮，抬起手臂嗅了嗅，總覺得整個人都被雞屎味給薰臭了。

她甩甩頭，她能保證她方才絕對沒碰到那幾袋臭死人的雞糞肥，這只是她的心理作用，隨即她挺直腰桿，朝目的地從容走去。

當蘇甯亞抬頭挺胸走了兩分鐘，再度感到體力透支，雙肩微垮，腳步也愈來愈沉重。

早知道就不要穿包頭高跟鞋了，再加上是新鞋更磨腳，她愈走愈覺得腳尖疼痛，能走到這地步，已經很了不起了。

「可惡！到底還有多遠？那阿伯不會也騙人吧？」她皺著眉，噘著嘴，再度抱怨。

原以為搭飛機到花蓮，再搭計程車就能直達他家，怎知一路上居然這麼坎坷，早知如此，她就讓家裡司機專車載送了。

「累死了、渴死了！」蘇甯亞煩躁低喃。

這時她看到路旁有棵樹，想到樹蔭下喘口氣、稍微休息一下，絲襪卻被腳邊橫生的雜草枝葉勾住，她腳步一絆，彎身想拉開枝葉，怎料絲襪竟被勾破一長條裂痕。

蘇甯亞氣惱的直起身，卻見從樹枝間垂落一根銀絲線，上面掛著一條晃蕩的毛毛蟲，她嚇了一跳，直覺往後退，無奈踩到小石頭腳不小心一拐，一屁股跌坐在地。

看著其中一隻高跟鞋的細跟斷了，她再也忍不住咒罵出聲，「Shit！我可以更衰一點！」她緊閉雙眼，對自己鼓舞道：「再忍耐一下，就快到了，就快能見到他了。都怪我當初說錯話把他氣走，這是上天給我贖罪的考驗。」

半晌，蘇甯亞站起身，拍拍衣服上的泥土，咬著牙，踩著一高一低的高跟鞋，辛苦又滑稽的繼續前進。

蘇甯亞仰著頭，看到夏家牧場的木製招牌懸掛在牧場大門上方，心緒一陣激動，差點飄出淚來。

總算讓她走到了！

她按下對講機，道出來意，大門隨後被開啟。

蘇甯亞拖著蹣跚的步伐，朝前方不遠處的三層樓獨棟房子走去。

那房子看起來不遠，可她卻有種在沙漠看到海市蜃樓的錯覺，要不然怎麼會遲遲走不到，她覺得她快要走不動了，頭微微低垂著，全身精力彷彿被抽光了似的。

「妳來這裡幹什麼？」忽地，一道低悶嗓音傳來。

蘇甯亞抬起頭一看，一個高俊美的男人就站在別墅大門外，她心一喜，不自覺加快脚步，但這讓她看起來更可笑了，她有如跛腳般扭著身子，肩膀隨著她的腳步一高一低的。

「你家好遠好遠好遠喔！」原以為看到許久不見的他，她會緊張興奮、心頭小鹿亂撞，沒料路上一再出狀況，如今她已精疲力竭，只剩一口氣抱怨。

「沒人請妳來。」夏千勝冷冷的掃她一眼，語調也相當冷淡。

但事實上，他被她的模樣嚇了好大一跳。

身為大醫院院長千金，她向來美麗又有自信，可眼前的她，雖能看出一身名牌套裝，但白色衣裙染上泥土汙漬，勻襯小腿上的絲襪破了，腳下踩的名牌高跟鞋還有一隻鞋跟斷了。

還有她的臉，濃妝花了，額頭冒著汗，一頭微捲長髮糾結凌亂，幾縷髮絲貼著汗溼臉龐，頭上甚至還有幾片落葉，看起來無比狼狽淒慘。

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他雖然感到好奇，卻又不想多問，對於她無預警的出現，他仍感到不悅。

「原來是計程車半路拋錨，那妳應該打通電話來，讓千勝去接妳。」夏母端出冷飲，招呼坐在客廳的蘇甯亞，聽她道出此行的坎坷波折，心生同情。

「也是，她應該打來的，這樣我才可以提早離開。」自她進門後，夏千勝沒再正眼瞧她，他坐在單人沙發上，蹺著腿，端著一杯冷飲逕自喝著。

「再怎麼說蘇小姐是院長千金，人家大老遠跑來這裡，很辛苦的。」面對二兒子不友善態度，夏母溫言說道。

她曾從女兒口中聽說，二兒子當初會離開臺北的大醫院，回來鄉下小醫院就職，和院長千金也有關，但來者是客，且對方一身狼狽，總不好在這個時候追究過去的對錯。

「我一點都不歡迎。」夏千勝態度冷淡，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模樣。

他的態度讓蘇甯亞感到受傷，不過她也明白確實是她的錯，既然是來尋求原諒的，她的姿態也應該放軟一點，於是她刻意忽略心頭的難過，好言道：「我是來告訴你好消息的。我爸有意請你回亞安醫院復職，不僅要讓你擔任腦部罕見疾病研究中心的總負責人，還打算破格推舉你競選下一任神經外科主任。這是我爸惜才、認同你的實力，他自己做下的決定。」她慎重強調，就怕他誤解是她從中關說。

「神經外科主任？千勝可以嗎？他還這麼年輕。」夏母一聽，無比驚訝。

二兒子年紀輕輕就升為神經外科主治醫師，現年也才二十九歲的他，有資格跟大醫院個個資深年長的神經外科醫師競爭當主任嗎？

「喔，是嗎，我沒興趣。」夏千勝挑了下眉，冷眼觀著蘇甯亞，對於她所謂的好消息一點也不動心。

「你沒興趣？」他的斷然拒絕教蘇甯亞頗為意外。

「怎麼，難道妳以為這個消息會讓我感動到巴不得立刻跟你回臺北？」夏千勝不免覺得好笑。

當初他會放棄亞安醫院的工作，不單單是因為她的緣故，而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，即使對現在屈就的小醫院屢有抱怨，但這裡的人事單純多了，他無意重返已厭煩的環境。

「妳的消息送到了，我也拒絕了，妳可以離開了。趁天還沒黑，應該還有班機能飛回臺北。」夏千勝放下才喝了兩口的冷飲，站起身送客。

「夏醫師，你一定要這麼不近人情嗎？」蘇甯亞覺得心彷彿被針扎了一下，非常難受。

「我不近人情？」原要步離客廳的夏千勝脚步一頓，轉頭看著她，冷哼一聲。

「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對，我特地來找你，就是為了表現我的誠意，只要你肯回亞安醫院，我會向大家解釋清楚的。」蘇甯亞承諾道，這也是她生平首次誠心向人認錯。

「千勝，有話好好說。蘇小姐大老遠來這一趟，你怎麼這麼不客氣的趕人家走？」夏母再度開口緩頰。

「夏媽媽，我能不能在這裡打擾一晚？本來我是打算住市區的飯店，但現在這樣也不好叫計程車。」蘇甯亞對親切和善的夏母委婉央求。

即使夏千勝態度冷淡，但她不甘願就這樣離開，她打算留下來說服他，她也會放下身段，向他再次表達歉意，希望他能消氣，原諒她。

「當然沒問題！三樓有空的客房，妳先去洗個澡，我拿千偷的衣服讓妳暫時換穿。」夏母笑咪咪的道。

「我家這間小廟，收留不了妳這尊菩薩。」夏千勝冷諷道，他還是很在意曾被她小看過。

「我才不是菩薩。」蘇甯亞辯道：「你家更不是小廟。」她很清楚他對過去的事仍舊耿耿於懷。

「就算妳這麼說，我家客房還是不方便讓妳住，妳要是願意屈就就去睡主屋後面的工人房，如果做不到，妳還是快點走吧。」夏千勝刻意要逼她離開，接著他看向母親。  
「還有，千偷的衣服不外借。」

「千偷雖然不在，但她要是知道了，也不會拒絕借衣服的。」夏母不理會二兒子的反對。

女兒剛出國不久，被先前她所救的阿斯圖王子邀請去阿斯圖做客。

夏千勝見母親堅持，俊容一沉。「衣服的事我可以不計較，但我絕不同意她住客房。」

「工人房就工人房，沒關係的。」蘇甯亞扯唇淡笑，選擇妥協。

夏千勝愈想趕她走，反而更堅定了她要住下來的念頭。

夜晚，蘇甯亞坐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再次審視這間狹窄簡陋的工人房。

這間加蓋的平房僅有六坪大，附一間小小的廁所，是牧場工人的臨時住所，房間只有一扇小窗，左右靠牆放著兩張單人舊木板床，另一邊擺了一張掉漆的桌子和一個舊衣櫃。

當她傍晚進來這個房間要洗澡時，不禁對這環境一陣嫌棄，卻只能笑笑地對夏母說沒關係。

回想晚餐時，她首次跟夏千勝同桌用餐，雖在座還有他的父母，她內心不免有抹羞怯，但他除了冷冷睨她一眼外，就自顧自的吃飯，當她是隱形人不予理會。

沒想到事隔大半年，他還這麼生氣，不過這也怪不得他，她明知道他心性高傲，卻還那樣傷他的自尊。

蘇甯亞緩緩躺了下來，即使奔波一日非常疲累，但這麼硬的床實在不舒服，且晚上雖不像白天那麼熱，但是房間裡只有電扇，吹出來的風溫溫的，仍顯得窒悶，且老舊電扇運轉時嘎嘎作響，更惹得她心煩。

她翻來覆去許久，怎麼樣都睡不著，不由得想起與夏千勝初識時的情景—

她對他是一見鍾情。

因為父親年過四十才生下她，母親在她年幼便過世，所以父親相當疼寵溺愛她，其他長輩亦是。

從小嬌生慣養的她，擁有過人的美貌和家世，身邊追求她的異性不曾間斷。

她曾交過幾任男友，卻從沒想過有一天會對一個男人一眼就動心。

她高中便前往加拿大唸書，跟小姑姑同住，大學畢業後仍留在加拿大生活玩樂。

她每年回臺灣一次，停留約一個月，父親一年則會去加拿大數次與她相聚幾日。

直到去年，父親要她回臺灣長住，有意讓她擔任醫院基金會的執行董事。

對於醫院經營，她完全沒概念也沒興趣，身為養尊處優的千金大小姐，她跟許多名媛一樣，追求名牌時尚，熱衷 Party 社交，並未想過要接管父親的醫院事業，但父親表示只是讓她掛個名，會安排特助及機要祕書協助她，替她管理一切事務。

她起初是有些抗拒，但母親過世後，父親儘管陸續交過幾個女朋友，卻沒打算再娶，她知道父親希望她能回臺灣陪伴他，最後還是答應了。

父親身邊現在還是有女朋友，但父親總強調，他最寶貝的家人只有她。

那一日，她來到亞安醫院，她只在多年前來過一次，經過這些年，醫院規模更大了，雖是集團體系，卻要歸功身為院長的父親認真經營，才有如今成果。

她在前往父親所在的辦公樓層途中，穿過相連兩棟大樓的空中走道，迎面走來一個身穿白袍、身形高、長相俊美、氣質沉冷的男人。

當她與對方四目相對時，她撞進一雙冷峻黑眸，霎時宛如被電到一般，心口一麻。

他將雙手插在敞開的長白袍口袋，長腿邁著從容步伐，沒對她多加注目，很快便從她身邊經過。

她卻定在原地，一時無法動彈，過了一會兒才回過神來，轉頭直瞅著他的背影。

她的心撲通撲通狂跳著，臉龐微微發熱，心湖也漫上一股熱流。

即使初戀、初吻，她也不曾像現在這般緊張害羞過。

她過去不是沒接觸過穿白袍的醫師，也不是沒見過外表英俊的男人，卻不曾對男人有過這麼異常的心思。

她，竟對他一見鍾情！

她輕易就動心，不單因為他外形出色，更因為他散發出來特殊的沉冷氣質。

方才她來不及注意他胸前的名牌。他是哪科的醫師？是住院或實習醫師？他看起來頗年輕，應該才大她三、四歲吧……想到這兒，她突生一股衝動，想奔上前拉住他，問清他的來歷。

可是她終究忍住了，直到再也看不見他的身影，她才有些依依不捨轉回頭，朝父親所在的會議室而去。

會議室裡，父親向在座股東及董事宣布由她接任基金會執行董事的決定。

她聽著相關人員的行政報告，卻心不在焉，腦中一再浮現他的模樣。

約莫四十分鐘的枯燥會議終於結束，她隨便找了個理由推卻父親的午餐邀約，匆匆離開醫院。

她就近找了間咖啡館，一坐下便急忙拿出手機，連上醫院的網頁搜尋各科別醫師名單及照片。

她先從實習及住院醫師仔細搜尋，卻找不到他，接著改找主治醫師，瀏覽半晌，仍沒看到記憶中那張俊容，她不禁想著，難道他基本資料的照片與本人出入很大？如果找不到，她是不是該直接問父親？可是她無法向父親坦白自己對一個男醫師一見鍾情。

她過去交往的對象，從沒有一個是醫師，儘管在大多數人的眼裡，醫師的地位高、薪水也高，但對她而言，醫師根本不算什麼，追求她的都是富二代少東。

她端起微涼的咖啡啜了一口，一雙眼仍盯著手機螢幕，手指再滑一下頁面，倏地，她美眸圓瞪，心口一重跳。

儘管他的大頭照面無表情，不若真實的他令她一眼就被震懾住，但仍能看出他擁有出色五官，再看他的資歷，更令她吃驚，年僅二十八歲的他，竟已是神經外科主治醫師！且已晉升主治醫師將近一年。

她接著以他的名字、職業單獨搜尋，發現年紀輕輕的他已是知名名醫，他醫術精湛，執刀技術高超，令許多資深神經外科醫師望塵莫及。

「夏千勝……」她低聲喃唸他的名字。

他人如其名，從醫以來，經手的手術沒有失敗的，他還被譽為天才型外科醫師，他的門診每次都爆滿，三個月前預約還未必能掛到號，一堆病患爭相指名由他執刀，要排到他做手術更是困難重重。

沒想到她一見鍾情的對象是這麼厲害的男人。

她粉唇一彎，不禁感到開心，還有一種滿足感。

那表示她不單對他的外型和氣質動容，也在匆匆一瞥間就嗅出他不凡的實力內涵。

## 第 2 章

蘇甯亞雖對夏千勝一見鍾情，但在隔天心情稍微冷靜下來後，不免有些懷疑，會不會對他只是一時迷戀？

於是她在他看診時間來到診間外。

她坐在候診椅上，但並非等著看診，而是為了再看他一眼，確認他對她是否真有影響力。

當看診號碼燈跳動，看完診的患者推開診間門準備走出來時，她急於捕捉坐在裡面的他的身影，但她還來不及探看，門板已被掩上。

蘇甯亞索性站起身，來到診間門前，雙手盤胸，假裝研究門板上貼著的掛號患者名單。

不一會兒，門再度被打開，護士走了出來，叫喚前一位患者，領取批價單及檢驗單，蘇甯亞趁機偷偷看向診間裡頭，窺視坐在診療桌後的白袍男人。

倏地，她心口重重一跳。

他並沒有發現她，也沒朝她這裡看過來，她卻因為再次看見他而心跳失序，臉龐赧熱。

「小姐，請問妳是幾號？」護士以為她是過號患者，向前一位患者交代完後轉而向她問道。

「呃，還沒到。」蘇甯亞頓時一陣心慌尷尬，微低下頭，退開幾步。

護士點點頭後又回到診間，將門關上。

而蘇甯亞的心門卻大大敞開著，輕易讓他走進她的心。

蘇甯亞沒想到向來被異性眾星拱月的她，竟會因為暗戀一個男人而食不知味、夜不成眠。

「甯亞……甯亞？」蘇伯毅叫喚坐在餐桌前吃早餐吃到失神的女兒。

她這才回過神來，愣愣的反問：「呃？爸，什麼事？」

「是不是擔任基金會執行董事有壓力，這兩天沒睡好，要不然怎麼看起來沒什麼精神？爸說過，妳的生活不會有多大改變，妳不用天天去醫院，也不必老是待在辦公室裡，就算要去露個臉，妳也可以像平常那樣睡飽了再出門，需要妳在場的會議或活動，我會讓人安排在上午十點過後。」今天星期日，為能跟女兒一起吃早餐，他一直等到女兒起床才用餐。

自從他向董事們宣布女兒任職的事後，這幾日女兒似乎總有些心事重重，而且精神不濟，父女偶爾能一起吃頓飯，她卻常拿著筷子或端著咖啡發呆出神，令他不禁擔心。

他之所以要女兒掛名基金會的執行董事，除了讓女兒有理由回來與他長住，也是希望女兒能入主醫院的經營體系。

近年來，醫院內部派系分裂明顯，他雖然身為集團最大股東，位居董事長兼院長高位，但只要一個不慎，他的權位還是有可能被其他董事取代，他這麼做，等於對外宣布女兒擁有的權利。

即使女兒對經營完全外行也不感興趣，他將來仍要將醫院經營權交由女兒繼承，不過並非由她直接負責經營，他自會安排有能力的人來主事，或交給未來女婿，所以他也會慎重的為女兒挑選未來的另一半。

面對父親的關心，蘇甯亞無法據實以告，她端起咖啡輕啜一口，以掩飾尷尬，接著回道：「可能是因為剛回來，時差還沒調整過來。」

「爸原本打算星期二向醫院各科醫師正式介紹妳，要不要再晚個幾天？」蘇伯毅就怕女兒有壓力。

一聽，她霎時麗眸晶亮，難掩興奮的道：「星期二？沒問題！幾點？」

想到能再見到他，而且是正大光明可以好好看他的機會，她不禁心跳加快，差點脫口要父親直接提前為明天。

見女兒又有了精神，他這才放下心來。

星期二這天，蘇甯亞比平時更用心打扮，畫上精緻的妝容，一身嶄新名牌洋裝、高跟鞋，頂著知名髮型設計師為她量身設計的新髮型，閃亮亮的現身。

她跟父親一起走進會議廳，馬上掃了一眼在座幾十名年齡不一的男女醫師，很快就找到那個令她芳心悸動的發光體。

她發現不少醫師對乍現的她投以注目眼光，而在父親介紹她的身分及新職位後，更引來熱烈的歡迎掌聲，唯獨夏千勝自始至終雙臂盤胸，背靠椅背，神情淡定，甚至可以說是冷淡，目光完全沒在她身上多停留一秒鐘。

蘇甯亞一直漾著柔美笑靨，接受許多人的問候恭維，眼角餘光卻不由得一再看向他，心口持續鼓譟不休。

他沒刻意跟她寒暄問候，不像其他男醫師藉機跟她握手攀談。

他的冷漠並未讓她感到失望，她反倒因為能有機會這麼靠近的看著他、和他同處一個空間二、三十分鐘而心緒炙熱沸騰。

自從這天之後，蘇甯亞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。

她總是想著夏千勝，而且每次只要一想到他就會心口發熱，連腦袋也跟著發昏。

對這陌生且異常的身心反應，她實在不知所措，卻又沒有合適的人可以商量。

她常會想著，如果她主動接近他、向他示好，他會有什麼反應？

可是下一秒她又會自己否定這樣的念頭。

她身為院長千金，是集美貌、家世與品味於一身的嬌嬌女，怎能放下身段去倒追男人？

只是蘇甯亞的理智終究贏不了對他的想念，她常會不由自主做出違反自我原則的事來。

像是有一次她在夏千勝有門診的時段，暗暗盤算著他會出現的時間，並先等在他會經過的走廊上，一看見穿著白袍的他從走道那方邁步而來，她便假裝若無其事的朝他走去，在快接近他時，刻意打個噴嚏，接著一手輕捏秀鼻，用他能聽到的音量細聲低喃，「糟糕，該不會是感冒了？」

不料，夏千勝充耳未聞，完全當她是陌生人，從容從她身邊而過。

蘇甯亞轉過頭，有些落寞的看著他的背影。

「蘇小姐身體不舒服嗎？要不要我幫你看看，如果真的感冒了，可要盡快治療。」一名家醫科男醫師一看見她便上前問候，聽到她打了個噴嚏，關心的道。

自前兩日院長向大家介紹她時，他便對豔冠群芳的她心生好感，又聽說她才回臺灣不久，並無男友，自是把握機會獻殷勤。

聽到聲音，蘇甯亞轉過頭。「呃，不用了……」她瞄了一眼對方胸前的名牌，端起優雅的笑容道：「王醫師，謝謝你的關心，我回去多喝點開水就沒事了。」

老實說，她對這相貌平平的王醫師沒半點印象，甚至不喜歡他打量她的眼神，不過這讓她想到一個可以接近夏千勝的正當理由。

蘇甯亞坐在神經外科門診的候診椅上，望著一旁牆上掛著的主治醫師名字—夏千勝，一顆心緊張怦跳。

因為預約早已額滿，為了搶到當日現場掛號的名額，她特地起了個大早，醫院一開門就急忙到櫃檯掛號，這才順利掛到他的門診。

當看診號碼燈跳到她的號碼時，她立即起身，踩著三寸高跟鞋，優雅地步進診間。

「蘇小姐，麻煩一下，你的健保卡。」跟診陳護士說道。

蘇甯亞從桃紅色 PRADA 貝殼包掏出桃紅色 PRADA 皮夾，拿出從未使用過的健保卡交給護士。

護士這才注意到她的名字，不由得仔細打量眼前一身名牌、美麗高貴的女人，隨即驚呼道：「你是院長千金！」

蘇甯亞朝護士微微一笑點個頭，接著偷偷看向坐在診療桌後，專注盯著電腦螢幕、正在打病歷資料的夏千勝。

夏千勝聽到護士說的話，這才抬眼看向進來的下一位患者，長眸微瞇了下。

他繼續輸入幾個字，向已看完診的患者示意，患者於是起身，先離開診間到外頭等著拿批價單及檢驗單。

待上一名患者離開後，陳護士不免好奇的問道：「蘇小姐怎麼會特地來掛診？」

她之前並未見過院長千金本人，但這幾日從其他醫師和護士口中得知她任職基金會執行董事一事，因此記得她的名字，對她的態度不自覺客氣幾分，但她也感到奇怪，以蘇甯亞的身分，不是找家庭醫師到府診療，也會有專屬醫師看診，怎麼會親自來掛號？

「我聽說夏醫師醫術高超，希望能讓他看診。我沒讓父親知曉，不想運用特權插隊，一早就來現場掛號，幸好能掛到。」蘇甯亞柔聲回道，她難掩害羞，不太敢直接看向夏千勝，不過她總要讓他知道為了掛到他的門診她有多辛苦。

「蘇小姐哪裡不舒服？」夏千勝並未因為她的身分而改變態度，依然將她當做一般初診患者，語氣平穩的詢問。

蘇甯亞坐在診療椅上，因為與他靠得更近，緊張得竟有些結巴，「我……那個……這兩天頭昏昏沉沉的……」天哪，她真的好想挖個洞跳進去，這還是她生平第一次面對異性會口吃。

「感冒應該掛家醫科或耳鼻喉科。」夏千勝淡然提醒。

昨天他從她身旁經過時，聽到她打噴嚏和喃喃自語，當下他視若無睹，一方面他對不認識的人原就態度冷淡，更因為她是院長女兒而避嫌，而且很快的他就聽到有男醫師對她殷勤關心。

「我不是感冒。」蘇甯亞鄭重申明，「嗯……有時會有偏頭痛……」她輕抿著唇，努力找個與神經外科相關的病症。

她沒撒謊，她確實偶爾會頭痛，尤其 MC 要來之前，當然，這個理由她不會明說。

夏千勝很快的在她空白的病歷敲下兩行字。「我開七天的止痛藥給你，不用回診，如果之後還會頭痛，你再去掛神經內科做檢查。」簡單交代完，他用眼神向護士示意，讓下一位病患進來。

「呃？」蘇甯亞愣了下，還想多說什麼，下一位患者已進來診間，她只得起身。

沒想到她比平時提早三小時起床，特地精心打扮，又早早來醫院掛號，好不容易進到他的診間，卻待不了一分鐘就要離開。

她難掩失落的微垂下雙肩，回頭看了他一眼，見他專注的詢問下一位患者的病症，她這才依依不捨地轉身步出診間。

夏千勝不像對待一般初診病患那樣詳細詢問她的身體狀況，甚至讓她做檢查，是因為她看起來容光煥發、精神奕奕，來掛神經外科，怕是另有目的，尤其當他用眼角餘光瞄到她離開時有些失望的模樣，更加深了他的揣測。

難不成，她對他有意思？

不過不管真相如何，他可不希望招惹麻煩上身，只能匆匆送走她這個「貴客」。

一星期後，蘇甯亞又掛了夏千勝的門診。

這次跟診的王護士一看見她，馬上認出她來，態度客氣有禮，甚至比夏千勝這個主治醫師先一步關心探問她的身體狀況。

蘇甯亞坐在診療椅上，心跳怦然，粉頰微熱，一雙麗眸瞅著俊美不凡的他。

每見他一次，她對他的悸動便加深一分，他在她眼中，宛如染上一層光暈，如夢似幻。

上個星期在診間跟他見面、說了話，她回去後相思病卻更嚴重了。

掙扎了幾日，她無計可施，只能再來搶著掛他的門診，前天她特地早起要掛號，沒想到還是慢了一步，好不容易今天終於搶到現場掛號名額，才得以再見到他。

「蘇小姐有什麼問題？」夏千勝刻意不看她，故意有些冷淡的問道。

即使她沒要特權插隊，但是她這麼做，也等於占用真正有需要的病患的名額，讓他有些反感。

「我……最近心跳很快，有時快到呼吸困難……」蘇甯亞說的是事實，尤其此刻，她覺得她的心跳已經快到可能一分鐘飆破兩百。

她之所以再來掛號看診，除了想見他之外，也對自己近日身心異常感到困擾，確實想尋求治療。

「心律不整要掛心臟科。我替你轉診。」夏千勝在病歷上敲下幾行字，便要王護士為她轉診。

「不只心跳問題，晚上我也睡不好，白天常胸悶、頭痛、食慾不振，吃止痛藥也沒什麼改善，是不是腦神經有問題？」蘇甯亞急忙又說出其他病症。

這一個星期以來，她確實屢屢感到身體不適，父親也察覺她的異樣，原要叫家庭醫師為她做檢查，她拒絕了，只想著讓他為她診療。

夏千勝這才抬眸看她一眼，她雖然畫著濃妝，但隱隱還是可以看出有點黑眼圈，顯然真的睡不好，他語氣平緩的道：「只是情緒問題，放鬆心情，做些運動就會改善，我開點輕劑量鎮定助眠的藥給你，但除非必要，不需要服用。」

「那……是不是要做個腦波檢查或 CT？」突然與他四目相對，蘇甯亞的心重重一跳，她眨眨眼，有些緊張的問道。

他馬上回道：「不需要。」

原本還考慮讓她做個抽血基本檢查，但方才和她對視，他立刻察覺她面露一抹羞怯，雙頰還泛出紅暈，就算她說的病症不是完全虛構，她也絕非患有重病需要詳細檢查。

「可是……我覺得至少照個腦波比較放心。」蘇甯亞輕聲說道。

她一方面不希望好不容易能跟他面對面的機會這麼快就結束，另一方面也認為做個檢查比較好，畢竟她過去沒出現過這些症狀。

「除非你頭痛到嚴重嘔吐，且有持續症狀，再來做進一步檢查，而且要改掛神經內科。」夏千勝快速打完她的病歷，接著轉頭看向她，表情嚴肅，直白的道：「蘇小姐若是真的不放心，可以自費做全身健檢，我不會浪費門診的健保點數替你安排無謂的檢查，還有，身體真有不適，請掛正確門診科別，若不是真的生病，也請別浪費醫療資源。」

他的冷淡並非只針對她，類似的情況之前已經發生過不少次，一些千金名媛刻意掛他的門診，只是為了想要接近他，向他示好，就連患者甚至是患者的家屬親友，只要年輕女性，莫不對他頻頻投以愛慕目光，甚至聽說有院內女醫師及護士因為他而爭風吃醋。

生性自負自傲的他，曾因倍受異性青睞而內心有抹優越感，但漸漸地卻感到麻煩。

如果他有交往的對象，或許可減少一些花蝴蝶近身，但自從他與前任女友分手，升上主治醫師後，忙得不可開交，完全沒時間和心力再交女朋友。

他冷淡且嚴肅的態度令蘇甯亞有點小受傷，但她同時又覺得他冷酷神情充滿魅力，他也不像其他人會因為她的身分而對她特別包容禮遇，他直言不諱、公事公辦的態度，令她對他更加崇拜。

他並沒有說錯，她不該隨便浪費醫療資源，真有不適，還是先找家庭醫師看診為妥。

「我知道了，不好意思給夏醫師添麻煩，我會先讓家庭醫師好好看診的。」蘇甯亞朝他微微一笑，欣然接受他的建議。

她的反應反倒令夏千勝有些意外，他本以為像她這樣的大小姐會當場惱羞成怒，對他表達不滿。

王護士禮貌地為她開門，送她離開診間，並交給她一張領藥批價單。

王護士叫喚下一位病患後，不由得看向神情淡定審視病歷的夏千勝，內心訝異他對院長千金會是這樣的態度，卻又覺得完全無視權貴的他真是帥透了。

蘇甯亞沒再去看夏千勝的門診，她接受家庭醫師詳細問診後，醫師也表示是情緒所致，並非什麼重症，要她放鬆心情，適度運動，正常飲食、休息，就能調適過來。

她明白異常情緒是因他而起，隔幾日後，忍不住又想看看他。

於是她在那有門診的時間，刻意到他門診的大樓樓層出沒，就只為了能與他不期而遇。

她當然沒向父親坦言來醫院的目的，卻慶幸有基金會執行董事的掛名頭銜，能藉此常來醫院走動。

漸漸地，她不只出沒他門診大樓樓層，也會在他執行手術時去手術室樓層；在他巡視病房時去病房樓層；當他開醫師會議時到辦公大樓的會議廳或他辦公室附近走動，甚至在他用餐時間前往醫院餐廳。

她一再借故要參觀醫院環境，要求父親指派的隨行祕書帶她前往他可能會在的地點。

夏千勝發覺有人在跟蹤他。

這幾日，他常會不經意看見一抹亮麗身影出沒在身邊。

起初他視若無睹，也沒放在心上，但是後來次數實在頻繁到令他實在無法完全不注意她。

可奇怪的是，他並未因為被她跟蹤而覺得反感，反倒對於她的行徑感到莞爾。

她不會打擾他，也不會刻意與他攀談，但她會不時出現在他四周，偶爾跟他如路人般擦身而過，更多次是與他相隔一小段距離。

似乎……她只要能看到他一眼便心滿意足，因為兩人相遇時，他總會看到她勾起一抹開心又羞怯的笑容。

此刻，夏千勝在醫院餐廳吃午餐，看見那方隔了兩、三張桌位獨坐的她。

他刻意抬頭看向她，而她似乎沒料到他會突然看過去，兩人無預警的四目相對，他發現她的表情一驚，隨即連忙移開視線，用餐具撥弄著眼前的菜。

他心生莞爾，橫生一抹異常念頭。

夏千勝放下才吃了幾口的午餐，站起身，從容走向她，用低沉嗓音問道：「蘇小姐為什麼特地來這裡吃飯？」

現在都下午一點半，餐廳快結束供餐了，大小姐的她竟然會在這個時間、這個地點吃午餐，實在奇怪。

「呃？啊？」蘇甯亞沒想到他會走過來，心跳瞬間失序，她頓了一下才抬起頭，故作鎮定地望著他。「這裡的東西……還不錯吃。」

其實她根本沒在醫院的餐廳吃過飯，但現下的情況她不得不撒個小謊，而且她話一說完，不由得用力嚥了下口水，不是對饭菜垂涎，而是他竟然對她展露一抹笑意！

雖然他只是俊唇淡淡一勾，卻教她心頭如小鹿亂撞，腦門一陣昏眩。

她以為只要常常看到他，就能減輕因為想見他而生的相思病症狀。

這一個多禮拜以來，她平均一、兩天就能看見他一面，雖然只是匆匆一瞥，不需跟他視線對上，不需跟他交談，她先前身心異常的情緒反應，不知不覺得到舒緩，已能正常吃飯，夜晚不再輾轉難眠。

她以為只要持續下去，只要習慣他那張俊容，不多久就會治癒對他無端橫生的一見鍾情狂熱病症。

她雖對他莫名就動心，但她可不會紂尊降貴去倒追男人，是以她要用自己的方式，擺脫對他產生的虛幻迷戀。

她以為已拾回一些理智冷靜，不再因見到他就輕易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難，卻沒想到他主動走來她面前，對她不過淡淡一笑，她便感覺到心緒異常慌亂，頓覺相思病症加倍再加倍。

「是嗎？我看蘇小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」夏千勝雙手閒適的插在敞開的長白袍口袋，微低下頭注視著坐在餐桌前的她，輕揚濃眉，意有所指的道。

醫院餐廳的伙食怎麼可能入得了千金大小姐的胃？就連嘴刁的他每每都吃得很無奈，若非圖個方便，他也不想在這裡解決午餐。

「呃？我……我不喝酒。」蘇甯亞連忙澄清，卻難掩心慌意亂，臉蛋霎時宛如被酒精灼燒。

「你一直跟蹤我，有什麼目的？」他索性挑明了問，可內心卻對她輕易臉紅、答非所問的反應感到有趣，這感覺不像名門千金會有的純情模樣。

「我……」她心口一重跳，眨眨眼，搖搖頭。「我沒有跟蹤你，我是在了解熟悉醫院環境。」

她本以為他不會注意到，沒想到他還是發現了，但就算如此，她也絕對不會承認的。

聽她矢口否認，夏千勝也無意多費唇舌，返回原座位，繼續用餐。

蘇甯亞無法像他這麼泰然自若，她加速怦跳的心一直無法平復，但怕被他識出異樣，她不敢抬頭看向他那方，低垂著頭，匆匆吃起飯來。

即使食物並不美味，她仍一口接一口吃著，卻因為吃得太急不小心噎到了。

他表面上若無其事的吃著自己的飯，眼角餘光卻忍不住偷瞄她的動靜，她狼吞虎嚥的模樣實在和她的優雅形象不搭軌，她一再跟蹤他、刻意製造與他巧遇的行徑，與她的身分也很不搭軌，而她看似積極大膽，可是一被他質問，瞬間卻又宛如受驚的小鹿，反應實在很有趣。

想到這裡，夏千勝不自覺又微微勾起唇角。